



樂韻

欣梅：

暮色像薄霧一樣慢慢地撒落下來，輕柔的細雨也不知何時加大了，我撐著傘走在街上，看看地上飄打起的雨滴；雨水沿著傘邊滴到地上，造成一圈小水柱，小水柱，小水柱，它對我有太大的回憶了……。

同是一個下雨天，我倆散步在南國深秋的早晨，緩步邁向學校，樹上的黃葉紛紛落下，象徵著生命的終結。但路旁的小草仍綠油綠油繁茂隱含著生命的滋長，我正在奇怪造物者的不公平，同一的天地裡却孕育著不同的生命，我告訴妳我的感想，妳卻淡淡地說：「當春來之時，它會重新發綠的，倒是這小水笑，象徵著生命的瞬逝，一去不復返而它正代表著我的生命。」我雖有同感，但卻奇怪妳為何想得如此地消沈，玲瓏女士有句話說「剪開愁字，便是秋心」我發覺此刻的妳，正被淡淡的愁所隱藏於秋之簾中，妳略露不豫的神情，又輕巧地笑了，笑得那麼地迷茫。

終於有一天，妳告訴了我故事的全部，呀！欣梅，我沒想到聰明美麗的妳，居然會遇到這種不幸

的事，固然男女之間的事並不能事事順利，但妳也用不著犧牲自己，妳的條件並不比她差，妳為何自行引退，而多方湊合他們，讓他們有機會在一起，反過來反被人家誤會妳，說妳想破壞他們，這多不值得，我憤憤地為妳打抱不平，同時也為妳的善良叫屈，妳卻夢囈般說「唯有如此，才能幫助他抉擇，而與他才是適合的一對，不是嗎？」我只有悵悵地點點頭，幾年的友誼，我是了解妳的，妳總是喜歡把自己所喜愛的東西送給人家，卻沒想到妳對愛情也抱著相同的態度，可敬又可愛的欣梅呀！妳何時才能為自己打算呢？而妳又是那麼地擇善固執。

是的，妳是一個小水笑，在它即將隱去之前，卻激起了一個浪花，然後悄然隱退，但記住！它並沒有消逝，而是隨著其他的水流，以另外一種形式生存罷了，它的終極，卻是那令人嚮往的浩浩大海，努力吧！欣梅，拋開一切的煩惱，朝那無垠無涯的大海前進，祝福妳。

妳的朋友

采韻上

當走近的時候，潭面從模糊中顯現了，兩個潭面，清澈而靜盪的躺著兩個沈睡的精靈。「有一對姐妹，為她們永不覆歸的情人，殉身其中……」把手架到那冰冷的水中，妳難過，而又相信了這個故事！四週的山和高大的樹，呵護著這兩個沈睡的精靈。水面上的霧氣使妳相信，在濛濛裏會走出兩個悲傷的女孩！

「好冷」！妳終於說了！

且

好好早，妳就來把我叫醒了，眼裏那興奮和期望的光芒，把我的睡意完全趕走了！露濕了的山徑，冷得一如冬日，差點叫人忘了山下的仲夏。

黑暗的山徑，變得好滑，每一步都是艱難，吃力的喘息，而妳一刻也不肯停留，「太陽並不在等我們」，妳倔強的說，爬到上面寬闊的路時，妳已無法再用那焦急的口氣催促我們了，看著妳那蒼白的面孔，「休息一下吧，時間會夠的！」嚮導的同學終於說了。

即使太陽是出現在雲層之後，但那期望也並非完全落空。晨曦前的光華，彩色的雲空，我們像在山巔等待一個神蹟，當陽光一下出現的時候，我們的心靈地被溫暖了！好像在那第一道光芒裏，我們才真正的醒過來了！好像在那第一道溫暖裏，這個世界全部都醒過來了！

「至少，在這一天裏，日出是為我們！」在下山的路上，我聽到妳很輕的說了！

橋

雖然走得顛簸，在走上去時，仍舊叫人信任，走到中央，雖然有點讓人暈眩，但我懷疑，即使失足，橋下那一片翠綠，也會傷害人嗎？

即使走到疲乏了，我們仍舊不知道那山徑是否有個盡頭？當感覺到將盡的時候，就發現它指向另一個未知，無盡的綿延，最後，認輸的總是自己。

輪在樹低下，天空就不與平日一樣了，陽光從枝梢間灑下來，雲從樹頂上飄過去的時候，感覺到它帶來了那陣風，拂過身體，拂過心裏，而且拂過妳的長髮！

「好想打個盹！」聲音起自一種和平與安逸的氣氛，「有一個浪人，終年漂泊，身心疲倦，但終得

山的迴音

▽ 崗陵 ▲

海拔二千六百公尺

上山的火車，弄亂了妳的長髮，好想為妳拂平！
「冷嗎？」妳輕輕的搖頭，算是回答。

山上的氣候該如此吧！陽光好暖，風很輕，但仍有有一種冷漠的感覺。脫離了城市的喧囂，好像一下子可以聽到山頂上的樹聲，陽光一消失，水氣和雲就從四方湧過來了！

望下山谷的時候，每一個人臉上都帶着一種驚異和誠服，海拔二千六百公尺一屬於大自然的世界，從妳的眼中，讀出了山的讚禮。

姊妹潭

黃昏的時候霧氣和雲佔據了整個山。披卷在這冰冷的水氣裏也就那樣不自覺的消失了！掌對著掌把愛握在溫暖中，步下那通向幽虛的石階，即使樹梢已被冷冽的濕氣盤據，樹仍挺直的站立著。從山凹裏湧起的霧，造成唯一動的畫面，妳望著那白色昇起的霧滿臉虔誠，一如朝聖的使徒。「我是從海邊來的……」那一串喃喃的低語，山，會瞭解妳的意旨的。